

250 幅英美著名图书馆典藏的珍贵历史图片解说中西  
交通 700 年恩怨冲突

历史如戏剧：从传奇旅行到竞逐外洋，从海岸贸易与  
战争，到内陆分裂与沦陷……

# 风起 东西洋

周宁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起东西洋 / 周宁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7

ISBN 7-80130-999-5

I. 风 … II. 周 …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大事记—西方国家  
IV. D8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761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编辑部)

网址: [www.tjpress.com](http://www.tjpres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mailto:unitypub@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装订: 三河市新兴装订厂

开本: 170 × 230 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6000** 册

版次: 2005 年 7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999-5/D.55

定价: 39.8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 前言

历史从最有戏剧性的时刻写起。公元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到北京；列班·扫马，一位中国的景教徒，从北京出发，最远到巴黎。选择这个起点叙述中西关系史，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可稽考的中西交通从此开始，二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也从此开始。

中西关系的历史，有一个宏阔浪漫的开场。首先是蒙古骑兵打通了欧亚大陆，大旅行的时代突然开始。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人从西方流向中国，财富与技术从中国流向西方。马可·波罗们——他那个时代许多西方人到过中国——满载而归，财富与传说让中国在西方文化中，从此变得真切；列班·扫马却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在中国，遥远的西方除了遥远之外，似乎一无所有。蒙元世纪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劫难。蒙古大军与色目官吏到来，洗劫或贸易，或洗劫式贸易，财富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中国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一个将耗尽自己力量转动世界的、被奴役的轴心。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的旅行故事，水天辽阔，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出现在特定历史结构的起点上，真正的含义还不是个人的身世际遇，而是他们身后那种文明，在历史中的命运。

这个浪漫宏阔的开场，还有更深远的影响。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生活的那个百年，1250到1350年间，是西方历史上的伟大世纪。旧世界不同文明区，中国、印度、波斯、伊拉克、埃及、拜占庭、西欧，在财富、技术与知识上都达到一个新的成熟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由于短暂的“蒙古和平”，开始了贸易与文化交流，旧大陆的“世界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而边远隔绝的西方，开始“走向世界”，旅行、贸易、观念，都开始了一场革命，西方现代扩张也从此开始了。没有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对中国的渴望与去中国的旅行，就没有哥伦布、达·伽玛发现新大陆新航路。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动机与灵感，现代文明与全球文明的起点。

如果从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时代算起，中西关系已有7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交流与冲突、兴盛与衰落，有说不完的故事与事故，叙述这段历史，必须先确立一个有意义的起点，然后在连续发展的事件过程中，找到某种变化交替的模式，表现为特定的历史场景，犹如戏剧的“情节”。历史的真实不在于事件原始的客观性，而在于历史的结构或规律。我们既不能不加取舍地叙述“事实”，也不能按自然时间均质排列事件。历史有迟缓稳定沉闷的时刻，也有浓缩激变动荡的瞬间。我们必须选择那些戏剧性时刻，将它们连接起来，这样才能感觉到或者展示出历史的脉动或历史的逻辑。

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的旅行，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出现在中西关系与世界现代文明的起点上。700年间，至少有四组事件，具有典型性意义，它们是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的旅行、郑和远航与伊比利亚扩张、中英茶叶与鸦片贸易、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写700年中西关系的历史，取其中四个时段、四组事件，犹如写四幕剧。每一幕都有不同的场景，说明不同历史阶段转折的特征，前后之间又表现出一种连续性，说明历史整体的过程与意义。

第二幕开场的时候，场景已从旧大陆的两端转移到世界南方大洋，公元15世纪是中西关系史上关键的一个世纪，古里—卡利卡特，世纪初与世纪末，见证了世界历史中东西消长、大国兴衰关键的一幕。郑和下西洋，不过20多年，明朝海禁却200年，正是在这200年间，西方完成了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持续扩张。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郑和七下西洋，挥霍性的远航，将这种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突然停止。中国势力退出外洋。欧亚大陆两端，一方是内向收敛的古老的内陆帝国，一方是外向扩张的新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冲突已经开始，但胜负远未分明。

写历史犹如写戏，总有一段情节，有开端、过程与高潮，有时空与场景的变换。第一幕的时间在公元13—15世纪，场景在欧亚大陆内陆。第二幕转移到15—17世纪的世界南方大洋，冲突的焦点则在印度洋。笔者根据四组典型事件，将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250——1450年、1450——1650年、1650——1850年、1850——。1450年前后，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华帝国的远航在辉煌中突然停止，而葡萄牙的远航，起初尽管微不足道，却最后酿成西方全球化扩张大潮。决定未来命运的，还不是即将到来的、双方不可避免的遭遇与冲突，而是，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称霸海洋的民族，将称霸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将不仅失去世界，也失去家乡。

中西交往已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经验道理，深广庞杂，一本书或几本书，一代人或几代人，恐怕也说不清。选择四组事件，不过是为每一个典型性的历史阶段选择一个象征，借一斑而窥全豹。1450年之前，世界是一个东方化的世界；1650年之后，世界则是一个西方化的世界。世界格局内东西方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扩张，最大问题是东西方贸易的不平衡与政治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建立了印度殖民

地，开始向中国贩运鸦片。不管大英帝国的历史多么辉煌，总掩盖不了它的毒品根源。印度生产鸦片，中国消费鸦片，贩毒的暴利既可以收购茶叶运回英国，又可以维持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财政；中国朝廷禁烟的时候，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摧毁中华帝国。这是多么奇妙的殖民主义世界结构。鸦片贸易，一种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公开的贩毒活动，构成大英帝国世界经济体系成长的基石或酵母。

第三幕的场景已从遥远的大洋移到中国海岸。1650年到1850年间，不列颠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长为日不落帝国，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盛世也结束了，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中西关系这段悲壮或耻辱、卑劣或辉煌的经历，原本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史诗因素。1650年前后英国人开始贩运茶叶，100年后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喝茶的国家”，没有大宗茶叶贸易造成的白银出超，英商可能不那么急切地向中国运鸦片；1750年后不久，中英鸦片贸易开始，不出100年，中国成为一个“抽鸦片的国家”。没有鸦片贸易，大英帝国的东方殖民事业就无法支撑，中华帝国也不会如此衰落。地球两端两大帝国的兴衰关联，竟系于轻薄无聊、如水似烟的茶与鸦片；而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却导致了历史上改变帝国与世界命运的最沉重的战争。有人从历史中看出辉煌与悲壮，有人却看出荒诞。

历史如戏，往往在事件与事件、事件与整体的关系中，显露出重大的主题，那就是一种历史结构或历史动力。起于几个商人传教士冒险的西方扩张，终于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帝国主义，而一个庞大的世界中心的帝国，却因为某种费解的宽厚凝重自足迟缓，变成世界危险破碎的边缘。200年又200年，列班·扫马的旅行早已被遗忘，马可·波罗的传奇也显得不合时宜，欧洲到中国的旅程已从四年缩短成四周，而对大汗的国土充满仰慕的威尼斯商人的后代，如今在满清朝廷，成为颐指气使的“洋大人”。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对中国来说，已经不仅是外交或国际关系问题，而是内政问题；不仅

是贸易与战争、霸权与安全的物质权力问题，还是文明盛衰文化存亡的问题。就西方而言，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西方扩张史诗，终于有了一个凯旋的结局；就中国而言，千年帝制即将结束，现代化运动在血腥与屈辱中开始。中国救亡图存，面对的不仅是西方，还有西方扩张造成的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上的分裂。

中土西洋，天各一方，从奇迹般的旅行与传说，到竞逐外洋的遭遇与冲突，从海岸贸易与战争，到内陆分裂与沦陷，七个世纪四个阶段，中西交流与冲突，都在逐步深化、逐步激化。第四幕的场景，已经从传说渴望的欧洲、零星遭遇的外洋、贸易冲突的海岸，转移到中国内陆，转移到中国的乡土“中原”；冲突的焦点也已不是贸易竞争与政治安全，而是文化裂变。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使“洋药”（鸦片）泛滥中国，摧毁国家经济国人躯体，而且使“洋教”（基督教）深入内陆，侵蚀礼教动摇人心。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要禁洋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要排洋教。持续不断的教案，终于激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动乱。

中西关系四幕，冲突在第四幕达到高潮。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高潮也在第四幕降临。礼乐衰，方术兴，义和团“扶清灭洋”，以野蛮的方式对抗文明，开天下之险；八国联军入侵，以保护文明的旗号暴殄文化，凯旋败灭转瞬之间。义和团暴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义和团暴动前60年与后60年，中西冲突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扩张，达到凯旋的高峰，中国也走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艰难历程，而由此展现的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复杂而危险的格局，关系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无论在实践中，还是观念上。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也是一个转折点。西方扩张达到高潮，以后一个多世纪的世界格局与中西关系，在1900年已经注定了。西方世界尽管冲突重重，但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却很容易在政治军事贸易文化上整合成一个整体，而中国在

面对西方扩张时，内部文化的分裂却难以形成整体的对抗力量，而这种国民整体的对抗力量一旦形成，又可能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激情中，野蛮撕裂并葬送自身。

“对世界的阐述是无限的。因为，任何阐述都是增长和衰落的象征。”写历史写得条理清晰又令人激动，关键在描述出一种内在的“情节”，让典型的事件与人物在特定的时空中连成一条本来看不见的线索，历史结构与意图就浮现出来了。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西方扩张尽显其两面：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国自强也开启其两面，开放主义与排外主义。西方对中国，同情与援助，恐惧与遏制，飘忽不定，莫衷一是，实践上不现实也不成功，观念中不知己也不知彼。中国对西方，仰慕与效法，排斥与仇恨，取弃难断，兴革无方，实践上忽中忽西，左右摇摆，观念中不能西也不能中，而不中不西又不成东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表现出的某种文化困境，似乎在1900年就已经注定了，到2000年依旧没有走出。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身后700年，中土西洋，从天各一方的传奇，变成全球一体化体系中利害安危息息相关的现代国家，而且，对中国来说，西方已经不在遥远的异乡，它就在本土之内。中国现代历史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本不可能离开“中西关系”这个坐标或世界现代化这个“宏大叙事”。

中西交通700年，是非恩怨，坎坷兴衰，写四组事件，小中识大，分四个阶段，见历史的关节。本书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知识性的“读物”，在精心安排的戏剧性叙事中，“感知”历史以及历史延伸到现实的意义。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叙事”，努力再现“历史现场”，让往事有情节，生动或细腻；让思想有风情，新锐或厚重；让读者有经验，深刻沉痛或激奋高昂。人生读写如行旅。两三百个页码，翻过六七百年沧桑，中西交流与冲突、兴盛与衰落，其中令人激动的精彩瞬间，却只有那么四段。千难一易，都从那次穿越旧大陆的旅行说起……



# 目 录

## ◎第一章 天上人间：大旅行时代东去西来

### 第一节 马可·波罗东来的时候，列班·扫马西去

3 马可·波罗东来，从威尼斯到北京

18 列班·扫马西去，从北京到巴黎

36 大旅行时代：幸运与不幸

### 第二节 “大汗给人民以和平”

50 蒙古帝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难得的机会

57 历史中真正拯救西方的，是蒙古帝国

### 第三节 光来自东方

71 因为发现中国，西方发现了自我

81 因为发现中国，西方发现了世界

## ◎第二章 竞逐海上：中西力量进退消长

### 第一节 谁控制海洋，谁称霸世界

- 100 那仍是中国称雄海上的时代
- 114 葡萄牙人以“巨大的震惊和恐惧”向东方扩张

### 第二节 下洋何以停止，远航为什么继续？

- 126 悉令停止，下洋在经济上挥霍财富，在政治上挥霍理想
- 139 从此开始，西方五个世纪的扩张持续不断

### 第三节 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也失去家乡

- 148 三次浪潮，西方扩张进逼中国海岸
- 164 禁海严，开海难，中国海商重出外洋
- 171 从郑和到郑成功：挑战西方的最后机会与遗憾

## ◎第三章 水深火热：改写帝国命运的茶与鸦片

### 第一节 茶进入英国：药品、奢侈品、大众消费品

- 188 茶可治病、可消遣、可充饥，上至宫廷下到百姓
- 196 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
- 206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成长的历史

### 第二节 鸦片进入中国：药品、奢侈品、大众消费品

- 214 鸦片，可治病、可消遣、可充饥，上至宫廷下到百姓
- 219 中国变成了一个抽鸦片的国家
- 229 鸦片凝结着中华帝国衰亡的历史

### 第三节 荒诞史诗：帝国兴衰系于贩毒与贩毒战争

- 240 污染大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毒品根源

- 246 为贩毒发动战争
- 257 西方扩张进入凯旋阶段

## ◎第四章 扶清灭洋：悬在中西之间的双刃剑

### 第一节 义和团开天下之险

- 275 中西冲突深入中国内部
- 281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
- 294 东邪西毒，危局殊难揣测

### 第二节 1900：中西关系史的分水岭

- 306 中西冲突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316 义和团前 60 年：“衰亡 / 觉醒”的五幕剧
- 327 义和团后 60 年：“觉醒 / 救亡”的五幕剧

### 第三节 在文化裂谷的深处

- 347 进退在中西之间
- 356 百年沧桑从头越

风起东西洋

## 第一章

# 天上人间：大旅行时代东去西来

多少年以后，人们回顾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历史，无不想起那次旅行。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到北京，几乎同时，列班·扫马从北京启程，最终到达巴黎。

那是真正划时代的旅行，似乎今后7个多世纪中西之间的是非恩怨，在那次旅行中，都已经注定了。马可·波罗从东方满载而归，财富与传说让中国在西方人的生活与事业、知识与想像中，从此变得真切，西方的扩张开始了；而列班·扫马，却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在中国，遥远的西方除了遥远之外，似乎一无所有。

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都生活在大时代里。水天辽阔一生，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于他们各自身后的文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蒙元世纪最终完成了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运动，对于西方，它意味着“蒙古和平”，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欧亚大陆交通畅通，伊斯兰扩张被暂时压制了，东方的财富与技术都向西方开放，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人从西方流向中国，财富与技术从中国流向西方。对于中国，它意味着“蒙古征服”，是一场国族覆灭的劫难。蒙古大军与色目官吏到来，洗劫或贸易，或洗劫式贸易，财富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滋养着丝绸之路海上与陆上的那些商镇，从布哈拉、爪哇一直到威尼斯、热纳亚。

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时代，中国仍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将耗尽自己力量转动世界的、被奴役的轴心。华夏文明伤了元气，由此产生的封闭保守的本土主义观念与情结，窒息了自身的发展。而西方，则开始走向世界，因为“发现”中国，他们确认了自我；因为向往中国，他们发现了世界，被诱发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想象与热情，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叙述中西关系的历史，从蒙元帝国时代的旅行开始，不是要确证历史的原因，而是想找到一种象征，使历史变得生动，现实可以从中得到解释。中西交流与冲突7个多世纪，恩怨不解，是非难辨，而一切，都开始于那次旅行……

## 第一节 马可·波罗东来的时候， 列班·扫马西去

马可·波罗东来的时候，列班·扫马西去，从北京到巴黎。那是同样伟大的旅行，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马可·波罗从莫须有的传奇进入显赫的历史，而列班·扫马则从显赫的历史退隐到一段若有若无的传奇中，而且被遗忘了500年。我们重新叙述他们二人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里的交叉旅行，是想为世界现代文明格局中的中西关系史，找到一个有意义的、戏剧性的起点，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到北京，列班·扫马，则从北京西去，一直到巴黎……

### 马可·波罗东来，从威尼斯到北京

一切都开始于那次旅行。1271年夏天，马可·波罗(Marco Polo)随父亲、叔父前往“大汗的国土”。他们有双重使命，一是游历东方发财致富，二是受忽必烈大汗的委托，带罗马教皇的传教士去中国。<sup>①</sup>

对于生活在13世纪后半叶的威尼斯人，中国是个神话般的地方，遥

(上图，波罗兄弟觐见大汗；下图，波罗兄弟自君士坦丁堡启航。大英博物馆藏《马可·波罗游记》古抄本插图。



<sup>①</sup>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刚从中国回来。据说忽必烈大汗请他们作为使臣回欧洲拜见教皇，请教皇给他“派一百名才能和学识过人的基督教徒，以便把他们国家盲目崇拜的人皈依成基督教徒。同时，他还要他们答应保证带着教皇的回音和耶路撒冷城救世主灵碑前的一点灯油重新返回”。参见《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下引自《马可·波罗游记》的引文，均见该译本，恕不另注。

远、广阔、富庶，像天堂，也像另一个星球。三位波罗从威尼斯启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圣城耶路撒冷以北的阿迦。阿迦是十字军东征后法兰克人<sup>①</sup>在西亚留下的最后一个据点。城里有许多威尼斯人的商栈，还有个基督教大教堂。

大汗赐波罗兄弟金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1400版《马可·波罗游记》插图中，波罗兄弟是教士装束，与图1中的商人装束不同。《游记》中说波罗家东行有双重使命，经商与传教。



从阿迦(Acre)出发，有两条路通向中国，一条是北方草原之路，一条是南丝绸之路。他们最初的路线是准备陆行穿越小亚细亚到黑海，取草原之路前往哈刺和林(Karakorum)。10年前老波罗兄弟走的就是这条路。草原之路荒蛮，但距离短，也相对安全<sup>②</sup>。过了顿河就是蒙古帝国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土地了，凭着大汗赐给他们的那个“光彩夺目的金牌”，他们将通行无阻。从阿迦还有一条更短也更著名的路到中国，那就是沿幼发拉底河到巴士拉，从波斯湾走海道。这条路穿越伊斯兰地区，对基督教商人有一定的危险。十字军东征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结

① 穆斯林称欧洲人或基督徒为法兰克人(Franc)。

② 孟德·高维奴主教(见后文)1305年1月从北京写给教皇的信中说，派传教士从欧洲到中国，有两条路可走，“……陆路，经过北鞑靼的皇帝阔丹的领土较为安全可靠，如与使者们同行，在五、六个月内即可到达这里。但是，如取道海路，则是最为遥远和危险的，因为这样须航行两段海路……很可能在两年之内还不能走毕全程。”《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下世仇。整个西亚都不会忘记公元1099年、回历492年夏天开始的那场浩劫。红头发的法兰克人(Franc)挥舞着长剑冲入圣城，屠杀男女老少、抢劫金银财宝、焚烧店铺、住家与

十字军攻占圣城耶路撒冷。历史学家形容十字军：“他们疯狂屠城，以为为救世主报了仇，然后就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地去朝拜圣墓。”

清真寺。<sup>①</sup>在基督徒与撒拉逊人(Saracen)<sup>②</sup>之间的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如果不是蒙古骑兵20年间征服了从布哈拉到大马士革之间广阔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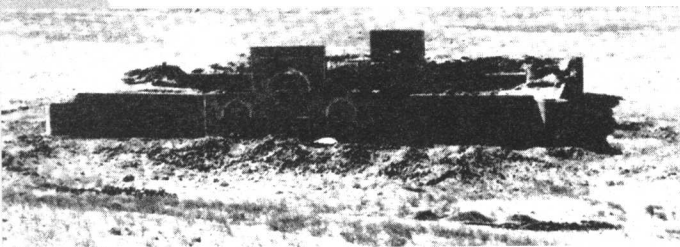
域，基督教商人通过这一地区，几乎是不可能。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世界突然展开。波罗一家的旅行，即使在30年前，也还是不可想象的。1245年，柏朗嘉宾(Plan Carpin)修士走草原之路出使哈刺和林，行前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也没有准备活着回

<sup>①</sup> 十字军东征在伊斯兰世界被称为“法兰克入侵”。基督教史籍中，十字军东征似乎是一场连续2个世纪的收复圣城的圣战；而在伊斯兰教史籍中，这一系列战争则是野蛮入侵与抵抗入侵、收复失地的战争。两种历史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完全不同。参见Les Croisades Vues par les Arabes, by Amin Maalouf J-C Lattes, Paris, 1983。

<sup>②</sup> 基督徒称穆斯林为撒拉逊人。





在荒凉的商路上，信奉真主的商人们建立了许多这样的商队客栈。这是古伊拉克境内的商栈遗址。

来。<sup>①</sup>而此后不出10年，似乎就有欧洲商人往返于这条草原之路，包括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第一次中国之行。波罗一家原想走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翻越高加索山脉去金帐汗国。不料亚美尼亚国王与巴格达的苏丹之间爆发了战争。道路阻断了，他们只能南下摩苏尔，穿越辽阔的伊斯兰地区，前往

中国。摩苏尔在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岸边，是一座著名的商贸城市，盛产金线丝织品，也是香料、药材、谷物贸易的集散地，处在地中海贸易区、北方草原贸易区与中东穆斯林贸易区的交汇点上。

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生在哪个时代，但可以选择他所在时代的生活。随行的两名“学识渊博”的修士因为恐惧“决定放弃使命”，返回欧洲，马可·波罗一家则继续前行，进入蒙古征服后的伊斯兰地区。13世纪的欧亚大陆，可以分为五大文明地区，分别是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草原文明、基督教文明地区。基督教文明区在文化、政治、经济上都具有相对一体化的特征，它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为宗教中心，以巴黎、君士坦丁堡为文化

<sup>①</sup> 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出使蒙古，从里昂出发，经波兰、乌克兰草原继续东行，一年以后到达伏尔加河畔拔都幕帐，再由拔都派人护送前往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刺和林。有关旅行线路与经历的详细记载，可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柏朗嘉宾走过的北纬50度的这条草原之路，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说的斯基泰商队的“黄金之路”，可能也是托勒密所说的马其顿商人前往赛里斯国的商路。参见《历史》，希罗多德著，第四卷，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册：《欧洲与中国》（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6页，第一章“朔风以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58页，《地理志》（即托勒密的《地理学》，在此被耿升先生译为《地理志》）的有关章节。